

一生爱茶，茶对我来说，犹如甘露，如饭食，如亲情，如诗书。花里观心，茶中见性，“浮云吹作雪，世味煮成茶。”

喝茶，有许多讲究，也有更大的学问。古人言：茶有“三时”，即朝会（早茶）、书会（午茶）、夜会（晚茶），还把山中茶叶的种植、采摘、制作等一系列生产活动称为“前茶事”；把饮茶或者饮茶场所进行的所有情形叫做“后茶事”。这些茶生茶长、采茶炒茶喝茶等循序渐进的茶事，我没有完整的见闻，因此，脑海里浮现不出清晰的影像。

然而，在悠长的人生记忆中，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与茶有关的人和事，宛如一幕幕发黄的黑白影片，时时重现，历历在目。

少不更事时，很少喝茶，也不知道茶的金贵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没有看见过爷爷喝茶，他是北方人，也许没有饮茶的习惯。印象中，最爱茶叶的老一辈是我的大姑姥姥，她和我姥姥是姑嫂关系，住在隔壁。她们都很要强，常常因言差语错闹些小矛盾，有时候很多天互不来往，见面也不讲话。我姥姥仰仗妻子的地位，稍微显得强势，一时间僵持的局面很久都解不开。

有一回，大姑姥姥实在忍不住了，想和我姥姥和解，但又担心嫂子不给她面子，让她下不了台。正当这个时候，大姑姥姥远在六安的大孙女让人捎来一包“梅片茶”。她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的分出一部分，然后用黄表纸包好，径直走向隔壁我姥姥的房间。不一会，只听见爽朗的笑声从老屋里传出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春风般的暖意。

此情此景，我朦朦胧胧地明白，茶叶，老一辈人是多么的喜欢。姥姥曾经说过，“宁舍白米三斗，不舍黄茶一口”。可见，茶，在她的心中，比粮食重要得多。

故乡洪集镇老街的西北，有一口古井名曰“龙井”，这口井，井水丰盈，一年四季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老街的居民几乎家家都喝这口井水。龙井很神奇，井水随风而变，刮东风水黄，刮西风则水清，用龙井水烧开来泡茶，它能够把每一种茶质淋漓尽致地浸透出来。

老街有东西南北四条街，街面上开着两

清明前后，文庙街英布幕前的楸树开花了，她守在这里一百多年，风雨中，六安把她看老了，她也把六安看尽了……

街角路旁，百年楸树挺拔地站着，远远望去，如同一只朝天天空伸出的手臂，努力地向上、向上，仿佛要抓住那春风，要握紧那阳光，要唤醒那沉睡的历史。

抬眼吧，也只能抬眼，才能完全捕捉到她壮丽的美。透过枝桠，天幕赠予楸树一抹湛蓝的底色，褐色的枝干坚定地指向天际，卵形的楸叶挨挨挤挤，攒成一支支绿玉簪，再等些时日，楸花千朵万朵地压下来，满枝头的葱葱郁郁垂下来，风过，细细碎碎的阳光在叶片上流淌，晕出一片柔和。蓬勃的粉云儿集聚着春天最美的期盼，真盼着它能落下来一片瓣儿啊，可她不愿，笑着跳着，朝着天空骄傲地唱着四月的歌。也许就这么静静看着就够了，抬眼时她总在那里呢，望着望着，楸花便住进心里去了。

大文豪韩愈的院中种了五棵楸树，树荫

在安徽舒城的青山绿水间，流传着一门延续五百多年的指尖绝技——竹编舒席。2006年，舒席走进安徽省非遗名录，2008年，登上国家文化的殿堂。

在历史的浩渺烟云中，有一些人坚如磐石，他们用双手摩挲岁月，以匠心对抗遗忘，他们是文化星河中的守夜人，是非遗传承的燃灯者，把竹子写成传奇的智慧。此刻，让我们将目光聚集，聆听舒席的故事。

翻开泛黄的史册，1457年冬天，新任的吏部尚书秦民悦抱着家乡的舒席踏雪入京，他不会想到，这卷浸润家乡清露的舒席，会伴着“顶山奇竹，龙舒贡席”的御批，在紫禁城写下传奇的开端。

五百多年的时光流转，舒席匠人始终恪守着与自然的约定。那是一个阳光斑驳的清晨，年幼的苏成军第一次走进祖传的竹编工坊。工坊里，有整齐码放的竹片和竹丝，祖父指尖的竹丝翩翩起舞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竹篮悄然成型。那一刻，竹编的种子，在苏成军的心里，偷偷地生根发芽。

然而，学习竹编的道路，远非想象中美好。1986年，17岁的苏成军进县舒席厂学习剖篾技术，一学就是8个月。1987年，苏成军开始学习编竹席，这一编就是三年。那时候，舒席厂很红很忙，苏成军跟在师傅们后面一天要干七八个小时的活。锋利的竹片一次次划破手指，疼痛和沮丧如水般将他淹没，他开始怀疑自己。1990年以后，舒席厂效益不好，身边的师傅都纷纷离开了，苏成军有点动摇了。但每当想起祖父的竹编工坊，想起那个早晨竹篮诞生时的震撼，他咬咬牙，选择继续坚持，带着竹编的技艺和满腔的热忱，“苏成军舒席制造厂”挂牌成立。他让舒席的制作工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



卫艾云

竹编舒席：指尖的技艺



遮天蔽日，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，韩愈坐在西侧；傍晚太阳在西边，他又坐在东边；中午太阳在头顶，他就坐在庭院中央；阴天，他便在楸树间徘徊，闻叶子上晨露的清新；月光下，他凝视着楸树朦胧的美……

千年后，当我在楼下遇见那株年轻楸树时，忽然懂得韩愈为何整日与树影相逐。清晨，立于树下，昂首望去，枝头星星点点的花儿正诉说着对春风的渴望；傍晚，立于树下，低头俯视，满地纷絮的朵朵花儿正倾吐着对阳光的眷恋；得闲儿，立于树下，弯腰拾捡，手心那一抹轻红，柔柔地卧着，那是对生命的诠释……这抹红总让我想起幼时姥姥为

我染指甲的凤仙花，但这古法早已被替代，而楸花年复一年守着这悠远的红。

有楸树陪伴的韩愈，心中是宁静的，楸树下的我的心情亦然。楸树，这中国古老的树种带着亘古不变的情感跨越千年。楸英独妩媚，淡紫相参差。梅尧臣笔下的楸花格外高洁，是只有神仙才能观赏的。我却不这么觉得，身着素雅的淡粉衣裙，衣裙上缀着点点紫斑，像泪痕，像伤痕，楸花是带着些许多愁的。

她是中国人两千多年的老友，《诗经》中“其桐其椅，其实离离”，“椅”指的就是楸树，先秦时的人们就熟识她了，离离果实垂落的不只是种子，更是先民对土地对于孙绵延不

然而，时代的浪潮汹涌，现代工业制品如狂风暴雨般袭来，传统的竹编，从门庭若市变得冷冷清清，他的竹编，好像被遗忘在时代的灰暗角落，无人问津。

“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，怎能就如此没落了？”他不甘心，一句话，一辈子的坚守。

薄如蝉翼却能承重千斤，折成成轴仍不损分毫的舒席，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凝聚。他四处奔走，参加各种展览展示；走进校园，向孩子们讲述竹编的故事，手把手教他们编织简单的竹器；让女儿教他用电脑、用微信，开网店。一系列拓展，他让竹编跨越千山万水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。

如今的苏成军已不再年轻，岁月沧桑悄然爬上他的脸庞，手指手指关节处厚厚的老茧，可他对竹编的热爱，从未熄灭。

他望着传习所里满墙的竹编画，眼里闪着微光，“我想让竹编代替纸张，让经典永驻！”从一棵竹到一张席，从一张席到一幅画，从一幅画到一个传习所，苏成军做到了。几十年的钻研，让舒席已突破“席”的界限。三大产业齐头并进：工艺席清凉依旧，文创品惊艳世界，传习所里青春飞扬。

苏成军说，媳妇和女儿经常吐槽他这手艺土里土气，他说是啊，但这土里土气的手艺，需要有人守护。机器一天做一百件，我一天做一件。择一事，终一生。我愿意！

如今，这抹竹色正在无数个“苏成军”手里跨越山海，让世界看见：中国非遗，从未老去。

茶事

穆志强

三十年前，我在县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科工作。有一天，办公室来了一位九华山下来的年轻和尚到科里备案。他说，此次奉师父之命外出采购茶叶，以备出访马来西亚时，出家人之间相赠礼品。因为老家在霍邱河口集，父母尚在，顺便回来探望。和尚是一位文质彬彬且很有佛学造诣的人，我俩见面，很是投缘。我给他泡茶，他坚持喝自己带的茶叶，用自己的杯子。晚上，我在他住宿的宾馆特意招待一顿素餐，他很高兴。饭后，一再邀我去他房间一趟。为了答谢，他小心打开一个很大的箱子，从里面拿出一袋茶叶送给我，那袋子上清楚地写着“黄山毛峰”。初次见面，我又是公务，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。寒暄几句后，便匆匆告别。

第二天清早，当我来办公室上班时，发现对面的长椅上放着和尚落下的半袋茶叶，同样也是“黄山毛峰”。和尚已离开霍邱，我没法把茶叶还给他。于是，我把茶叶袋子封好，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。回老家过年时，我把这半袋沾着佛缘的茶叶送给了爱茶的父亲。父亲打开茶叶盒，捏一撮放在手心，轻轻嗅了一下，笑着说，这是正宗的“黄山毛峰”。看见父亲开心的样子，真正应了白居易那两句诗：“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。”

“茶中自有天地，缘来便是知己。”2015年6月，在北大荒的前哨农场举行的第三届白鹅诗诗歌奖项颁奖典礼上，我有幸结识著名词作家、《乌苏里船歌》的词作者胡小石先生。活动期间，我们站在祖国最东方，共同迎接过第一缕晨曦；在肥沃的黑土地上，一起见

百年楸花

林波

绝的寄望。楸树是紫薇科梓属，与梓树一家，楸木可做家具，楸花可食用，楸果可入药，古人在庭院、田间地头种植楸树、梓树、桑树，作为“财产”传承给后代，把生存的智慧一代代地刻进基因。有楸树的地方便是家乡，原来，楸树给人的亦宁静亦遥远的感觉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印记。

暮春的东风里，楸树落英一地。街角那棵百年楸树终于将最后几簇花团轻轻放下，让她静静守护的六安人踩着满地落英，重拾旧事，把乡情带回心间。

百年的楸树终于将最后几簇花团轻轻放下，让她静静守护的六安人踩着满地落英，重拾旧事，把乡情带回心间。

柳抱泉位于舒城县干汉河镇泉水堰村，距春秋山不远，群山环抱，中为河谷盆地，一道山溪穿而过。原先路边有一株抱粗的古柳，干枝虬曲，树冠如盖，青枝绿叶，朝气蓬勃，树边有泉涌出，村民凿圆池为井。圆池为块石圈成，后加建水泥池圈，直径1.5米，深约5米，泉水从泉眼里不动声响地翻涌出来，又从块石缝里进池中，涓涓细流，常年丰盈，清冽甘美，久旱不涸，柳抱泉以古柳得名。

据了解，柳抱泉有八个组合泉眼组成，分布在2平方公里内，现打有四口水井。2024年柳抱泉成为我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的新文物点，年代初步断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。

柳抱泉水汇聚了春秋山脉的膏泽，是广纳而涌的自然恩赐。周边有两个村庄70多户人家，200多人用水。由于泉水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饮用此水的人平时很少生病，多数人身体健康，长寿者居多。立定池边，看上几分钟，便会觉出自然的伟大，泉水永远那么活泼，那么纯洁，那么鲜明，永不疲惫，永不退缩，涌着无限活力。

据村民介绍，每遇到大旱之年，禾枯死，田开裂，人畜无水喝，周边三五里的村民都到柳抱泉取水，有时甚至排起长龙似的队伍，眼看池水没有了，可稍等片刻，池里的水又漫漫地涨上来了。四五个小时无人取水，池水就满满的。未修水泥圈前还溢出池埂，向四周径流。池边的砂石地一年到头都是潮润润的。柳抱泉水质特别好，喝生水也不生病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，夏天从小就趴在池边喝，即使年纪老了的依然从刚挑回家的水桶中舀水喝，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个够。

夏秋大忙季节，天气炎热，在田地间劳作的村民，渴了就跑到池边舀水喝。拾麦穗的小孩子们，用麦秸杆插到池里吸水喝。泉水的甘甜和麦秸的清香，使一个个孩子眯缝着眼睛，享受着吮吮母乳和饮料同样的舒服，直到肚子涨得鼓鼓的，才欢天喜地跑开。冬季的早晨，泉池上总是笼罩着一层水雾，白而轻软，在深绿的池水上飘荡着，使你不由得想起一种似神秘秘的境界。村民们喜欢带着毛巾、脸盆、牙膏牙刷到泉池边洗漱。

昨夜梦里，隐约听见一阵锣鼓声，像极了童年时皮影戏开场的打闹台。迷糊中仿佛又看见那雪白的影幕在夜风里轻轻晃动，各种彩色的皮人踩着鼓点，从记忆深处浮现。

我小的时候，家乡十分落后。在物质与精神都很贫瘠的岁月里，皮影戏就像一颗缀在夜幕上的明珠，照亮了我们整个童年。过去人家，若是遭了难或者有什么愿望，比如儿子娶了儿媳、抱了孙子、身体康复之类的，就会许愿。要是渡过了难关，愿望实现了，就要请戏班子到家唱皮影戏，叫作还愿。

戏班子进村往往是傍晚时分。刚一落脚，班主便抄起铜锣往晒谷场上一站，“咣——咣——”敲得震山响。那激昂的锣声向乡亲们宣告：晚上有好戏可瞧！听到这声音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期待着夜晚早早到来。还愿的人家也会准备好板凳、茶水、香烟、瓜子等，等待着乡亲们来看戏。

戏台用两张八仙桌拼起来，扯上雪白的细布，四角用竹竿支起，便是“舞台”。暮色降临，影幕前早已坐得满满当当。正在人们焦急等待时，“咣”的一声锣响，两盏气死风灯“噗”地亮起，映得影幕如同被月光洗过。原

证过“万亩大地号”无边无际的青秧；我们推杯换盏、把酒言欢，亦谈艺术，亦忆过往，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后来，在一次欢送宴会上，胡老师说他一生不仅爱酒，还爱茶，尤其喜欢喝“六安瓜片”。他说，这种茶口味醇厚，提神醒脑，回味悠长，非常适合创作者的习性。我听了先生的话，哈哈大笑，拉着他的手说，我就是茶乡六安人，“六安瓜片”不光是茶，也是我们地方的一张珍贵的文化名片。胡老师连连点头称是，还不由自主地翘起大拇指。

回到家，想起胡老师那么喜欢“六安瓜片”，我特意请人从原产地买了两斤上等瓜片寄给他。不久，接到他从扬州打来的电话。他说，刚从国外参加文化交流归来，收到这份来自大别山的礼物，喜出望外，一个劲地道谢。我听了，好像喝了一杯醇正的香茶，心里泛起一种欣慰的涟漪。可谓“茶香伴君行，缘来不相忘”。

茶，是一把舒心的钥匙，因茶有缘，能够打开你我关闭的心门；茶，是温暖的炉火，一步步靠近它，你会感受到阳光一样的浓情；茶，是远方路上的一盏明灯，相之而行，你不会迷途，在茶香中尽享生活的光明；茶，是心灵的窗户，一杯在手，春风入怀，品茗中，自有安逸洒脱，还有诗和远方的聆听。



许珩 摄

绝的寄望。楸树是紫薇科梓属，与梓树一家，楸木可做家具，楸花可食用，楸果可入药，古人在庭院、田间地头种植楸树、梓树、桑树，作为“财产”传承给后代，把生存的智慧一代代地刻进基因。有楸树的地方便是家乡，原来，楸树给人的亦宁静亦遥远的感觉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印记。

暮春的东风里，楸树落英一地。街角那棵百年楸树终于将最后几簇花团轻轻放下，让她静静守护的六安人踩着满地落英，重拾旧事，把乡情带回心间。

柳抱泉位于舒城县干汉河镇泉水堰村，距春秋山不远，群山环抱，中为河谷盆地，一道山溪穿而过。原先路边有一株抱粗的古柳，干枝虬曲，树冠如盖，青枝绿叶，朝气蓬勃，树边有泉涌出，村民凿圆池为井。圆池为块石圈成，后加建水泥池圈，直径1.5米，深约5米，泉水从泉眼里不动声响地翻涌出来，又从块石缝里进池中，涓涓细流，常年丰盈，清冽甘美，久旱不涸，柳抱泉以古柳得名。

据了解，柳抱泉有八个组合泉眼组成，分布在2平方公里内，现打有四口水井。2024年柳抱泉成为我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的新文物点，年代初步断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。

柳抱泉水汇聚了春秋山脉的膏泽，是广纳而涌的自然恩赐。周边有两个村庄70多户人家，200多人用水。由于泉水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饮用此水的人平时很少生病，多数人身体健康，长寿者居多。立定池边，看上几分钟，便会觉出自然的伟大，泉水永远那么活泼，那么纯洁，那么鲜明，永不疲惫，永不退缩，涌着无限活力。

据村民介绍，每遇到大旱之年，禾枯死，田开裂，人畜无水喝，周边三五里的村民都到柳抱泉取水，有时甚至排起长龙似的队伍，眼看池水没有了，可稍等片刻，池里的水又漫漫地涨上来了。四五个小时无人取水，池水就满满的。未修水泥圈前还溢出池埂，向四周径流。池边的砂石地一年到头都是潮润润的。柳抱泉水质特别好，喝生水也不生病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，夏天从小就趴在池边喝，即使年纪老了的依然从刚挑回家的水桶中舀水喝，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个够。

夏秋大忙季节，天气炎热，在田地间劳作的村民，渴了就跑到池边舀水喝。拾麦穗的小孩子们，用麦秸杆插到池里吸水喝。泉水的甘甜和麦秸的清香，使一个个孩子眯缝着眼睛，享受着吮吮母乳和饮料同样的舒服，直到肚子涨得鼓鼓的，才欢天喜地跑开。冬季的早晨，泉池上总是笼罩着一层水雾，白而轻软，在深绿的池水上飘荡着，使你不由得想起一种似神秘秘的境界。村民们喜欢带着毛巾、脸盆、牙膏牙刷到泉池边洗漱。

远去的皮影戏

杨兆宏

本躺在木箱里的皮影人，此刻在幕后艺人手中活了过来，红袍将军抖着鸡鸣翎；水袖的巨角移步逐步。

最难忘的是武戏场面。只听得“哈哪”一声，两员大将的兵器碰出火花，幕后“咚——咚”的声响惊飞了屋后的宿鸟。人们看得入神，恨不得钻进影幕里耍两招。有回我偷偷绕到后台，只见两位艺人正忙得脚不沾地：左手的皮影刚耍完一个鹞子翻身，右手的刀马旦已踩着鼓点登场，脚板还时不时踩在下面的木板上，两个人的演出却似千军万马。顿时，台下打盹的孩子从梦中惊醒，眼睛瞪得老圆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嘴巴张得老大，口水流到地面而不知。

最喜欢的是“打龙潭”。家乡十年九旱，早的时间太长，村民们便会邀请戏班到龙潭求雨。三天的连台戏，从《哪吒闹海》唱到《大禹治水》，艺人们的嗓子都唱得沙哑。大人们神情庄重，有的老人见到龙王出来，便默默祈

深春时节，我们驱车车两百多公里，来到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，只为一睹杜鹃花的芳香。

站在摸云山下，抬眼远望，山顶上的那片殷红在烟云缭绕间翻涌，似跃动的火焰，如飘舞的红绸。刹那间，几时家乡山坡上的红杜鹃，便在记忆中鲜活起来。

在童年的时光里，杜鹃花早已超越了花的单纯定义，它是家的温暖，是祖母慈爱的具象。每当春风掠过山野，家乡的山坡便成了杜鹃花的海洋。一丛丛、一簇簇，它们以燎原之势漫过山脊，将整个春天点燃成一片绚烂的花海。那时，祖母每次炊柴归来，总是带回几枝开得正艳的杜鹃花。她把花儿插在旧罐头里，摆在斑驳的五斗橱上。斜倚的花枝，在窗外阳光的映照下，于墙上投下婆娑的影子。那一抹艳丽的红，为简陋的家注入了温馨与浪漫，让屋子瞬间充满生机。每当我望着瓶中的杜鹃花，心底便涌起一股甜蜜的幸福。而祖母看着花儿，脸上的皱纹也仿佛被抚平。那些花儿，好似真有驱散疲惫的魔力。

上学后，每年清明前夕，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前往烈士陵园悼念先烈。几位年长的同学会提前上山，采来杜鹃花与松柏，精心编成花环。次日，全班同学列队而行，由两人抬着花环，庄重地走向烈士陵园。当那饱含敬意的杜鹃花环静静靠在纪念碑前时，我们肃立默哀。老师说，这是“英雄花”，是先烈用鲜血染红的。那时的我，似懂非懂地记下了这个比喻。返校后，语文老师常布置作文《在杜鹃花盛开的时候》，大家都写“那红艳艳的杜鹃花，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”，我亦如此。可那时的我并不明白，为何偏偏是杜鹃花与英魂相伴，烈士的血又怎能染红今日的新花？直到多年后，我在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听到“若要盼得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映山红”的旋律，才豁然开朗——杜鹃花的红，是希望之色，是信仰之征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焰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杜鹃花高票当选安徽省省花，成为安徽的一张亮丽名片。这不仅源于它的娇艳，更因其承载的精神——象征着安徽人民坚韧不拔、顽强拼搏的品质，代表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终于登上山顶，站在海拔一千多米的观景台上，眼前的杜鹃花与寻常所见大不相同。花朵硕大如碗，花瓣厚实似绸，深深浅浅的绛红、玫红、粉红相互交织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好像要将一年的生命力全都倾注在这短暂的绽放中。微风拂过，花瓣轻颤，整座山似乎都随之跳动着火热的勇气。

脚下云海翻涌，杜鹃花在云隙间若隐若现。我与花儿久久对视，心中感慨万千：这世上，有的花为取悦看客而开，有的花为绽放自我而生，杜鹃花显然属于后者。它不在乎省花的冠冕，不在意是否有人为它唱颂赞歌。它只是从容地开着，在任何能生长的地方，以自己的方式恣意绽放，用最本真的姿态诠释生命的壮美。

下山途中，一处断崖边，一大丛杜鹃开得正旺。红艳艳的花朵在风中肆意摇曳，不管有没有人驻足欣赏，它们只管开得热烈、开得放肆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懂得“映山红”的真谛——不是红遍了山，而是红得让山都黯然失色。



褥，仿佛东海龙王真的能带来雨露甘霖。

时光流逝，各种娱乐活动越来越多。皮影戏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，皮影戏班子也逐渐销声匿迹。我最后一次看皮影戏，是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。父亲为了还我考上大学的愿，特意请了附近的皮影戏班子唱戏。一天的戏唱下来，台下却只有零星几个老人和孩子。

如今，广场舞的音乐取代了古老的梆子腔。偶尔在电视上看见关于皮影戏的报道，那些精美的皮影被装在玻璃展柜里，却再没有了当年在幕布上翻飞的灵动。于是，又想起那些跟着锣鼓声奔跑的夜晚。

有些美好注定要成为回忆。那方在晚风中轻抖的影幕，那些在光影中演绎悲欢离合的皮影人，那铿锵的锣鼓声，只能在越来越遥远的梦里出现。但愿这远去的皮影戏能以适当的方式，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，让我们重温那美好的时光。